

《東華漢學》第 31 期；143-17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0 年 6 月

「我仍然不能忘記我的完整」 ——論王鼎鈞鄉愁散文中的斷裂意象*

余佳燕**

【摘要】

王鼎鈞的散文向來精於意象，其筆下的鄉愁散文，更常以斷裂意象抒發思鄉離愁。斷裂意象背後所繫的是對生命完整的渴望，渴望留在家鄉與家人同在，渴望繼續升學，渴望容身處得到真正的身心自由。作者用一種斷裂的回憶視角敘述，用文字修補生命的破碎，療癒情感的傷痕。傷痕，讓人的內心更堅強，開展出更強大、更美麗的新生命。文字的力量，幫助作者修復自己，破碎的生命經文字沾黏後，呈現出王鼎鈞鄉愁散文的傷痕美學。故本文旨在探討王鼎鈞鄉愁散文中的斷裂意象，其來源為何？呈顯出怎樣的意義？研究範圍主要以《碎琉璃》、《山裏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王鼎鈞散文書寫特色之形成、來源與意義研究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128-002)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提供研究經費，並承蒙計畫審查委員及期刊審查委員惠賜許多寶貴意見，於此謹申謝意。

**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山外》、《左心房漩渦》與《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等涉及鄉愁的散文為主。

關鍵詞：王鼎鈞、完整、鄉愁散文、斷裂意象、傷痕美學

一、前言

臺灣散文大家王鼎鈞（1925-）一生寫作獲獎無數，備受肯定。從早年金鼎獎、中國文藝獎章、中山文藝創作獎、時報文學獎、吳魯芹文學獎、北美華文作家傑出華人會員獎，到近年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評其得獎理由：「寫作類型包含詩、散文、小說、傳記，特別開拓了散文文類的多重面向。作品內容議題豐富，反映時代，具歷史視野、文化反思與社會關懷。持續創作六十餘年，具累積性成就與廣泛影響力。」¹其散文也常被選入或提及於臺灣重要的現代散文選輯或文學史書寫裡。²王鼎鈞散文的書寫成就廣獲推崇。

對岸自1980年代以降出版的臺灣文學史與散文選輯，紛紛留意到王鼎鈞。³兩岸近幾年也開始以王鼎鈞之名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⁴目前兩

¹ 國藝會網站：<http://www.ncafroc.org.tw/award-artist.aspx?id=1289>，2017/8/22 作者讀取。

² 像是余光中等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北：巨人出版社，1972）；張默、管管主編，《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臺北：源成文化，1977）；楊牧編，《現代中國散文選 I》（臺北：洪範書店，1981）；齊邦媛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臺北：爾雅出版社，1984）；李豐楙等編，《中國現代散文選析》（臺北：長安出版社，1985）；張曉風主編，《中華現代散文大系·壹——臺灣 1970-1989 散文卷》（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鄭明嫻編選，《大學散文選》（臺北：業強出版社，1991）；林文寶，《台灣文學》（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張曉風主編，《中華現代散文大系·貳——臺灣 1989-2003 散文卷》（臺北：九歌出版社，2003）；陳義芝編，《簞夢春雨——當代台灣十二大散文名家選集》，（臺北：朱衣出版社，1994）；向陽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臺北：聯合文學，2006）；鍾怡雯、陳大為主編，《天下散文選 I-III》（臺北：天下遠見，2010）；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上述重要的臺灣文學選輯、散文選輯或文學史，皆不約而同收錄、提及王鼎鈞的散文。

³ 如王晉民，《臺灣當代文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白少帆等，《現代臺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徐學編，《隔海說書：臺灣散文十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樓肇明編，

岸學界關於王鼎鈞的散文研究，涵蓋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等多種類型，綜合箇中主要研究面向包括：1.通論其整體散文書寫。⁵2.探討王鼎鈞散文藝術風格。⁶3.從傳記或回憶錄的角度評其散文內容意

《八十年代臺灣散文選》（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喬福生、謝洪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伊始編，《臺灣八大家》（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朱棟霖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古繼堂，《簡明臺灣文學史》（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黃萬華，《中國與海外：20世紀漢語文學史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汪文頂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經典（1917-2000）》第四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范培松，《中國散文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

⁴ 臺灣曾於2010年5月15日於明道大學舉行「王鼎鈞學術研討會」，並且展出王鼎鈞的手稿、書信等文物，與會者包含李瑞騰、席慕蓉、隱地、張瑞芬、應鳳凰、張曼娟、陳義芝、廖玉蕙、張堂錡等對王鼎鈞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對岸也曾於2009年4月於海南師範大學主辦，美國華文文藝界協會協辦「首屆王鼎鈞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屆王鼎鈞文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於2011年11月1日至5日，由山東臨沂蒼山縣人民政府、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臨沂大學、中國散文學會、美國華文文藝界協會聯合主辦，於王鼎鈞的家鄉山東臨沂蒼山縣舉辦「第二屆王鼎鈞文學創作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後由王鼎鈞文學研究会編纂會議論文集，《散文鼎公》（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

⁵ 如樓肇明，《王鼎鈞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蔡倩茹，《王鼎鈞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2），原為《王鼎鈞散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蕭蕭、白靈編著，《閱讀王鼎鈞：通澈文心》（臺北：爾雅出版社，2012）；陳秀滿，《散文捕蝶人——王鼎鈞散文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丁幸達，《王鼎鈞及其散文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李萱，《王鼎鈞的散文創作觀及其實踐》（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11）。

⁶ 如張春榮，《文心萬彩：王鼎鈞的書寫藝術》（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此外，另有多篇論文探討王鼎鈞散文藝術及其書寫成就，如：張春榮，〈王鼎鈞書寫的成就〉，收入王鼎鈞著，《桃花流水杳然去——王鼎鈞散文別集》（臺北：爾雅出版社，2012），頁5-17；張春榮，〈王鼎鈞的意象書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20期（2011.7），頁173-197；張春榮，〈細緻與真實——王鼎鈞散文的描寫藝術〉，《文訊》第44期（1992.9），頁97-99。不僅如此，尚編選王鼎鈞的研究資料，張春榮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32：王鼎鈞》（臺南：國家文學館，2013）；方方，《妙手文心：王鼎鈞散文的藝術風格》（臺北：爾雅出版社，2011）。

涵。⁷由文學史的角度予以比較評價。⁸王鼎鈞於1978年陸續寫下《碎琉璃》、《山裏山外》、《左心房漩渦》等鄉愁散文後，亦有探討其家園情懷的研究論文。2005年爾雅出版社出版《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一系列從回憶錄視角切入的研究論文相繼湧現。2014年王鼎鈞摘下國家文藝獎桂冠後，近幾年兩岸也開始關注其作品的史學價值、時代意義及其文學史上的地位。王鼎鈞散文書寫研究，學界迄今已有若干成果。

二、意象與斷裂意象

「時代把我折疊了很久，我掙扎著打開。」⁹自抗戰爆發後，14歲的王鼎鈞加入抗日游擊隊，17歲離家成為流亡學生。抗戰結束旋即而來的國共內戰，又將其捲入軍隊。1949年24歲渡海來臺，歷經特務監視白色

⁷ 亮軒，《風雨陰晴王鼎鈞：一位散文家的評傳》（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隱地編，《王鼎鈞書話》（臺北：爾雅出版社，2014）；何寄澎，〈歷史的寓言——讀王鼎鈞回憶錄「怒目少年」〉，收錄張春榮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32：王鼎鈞》（臺南：國家文學館，2013），頁 179-180；黃雅莉，〈在波詭雲譎的歷史中扣問人性——評王鼎鈞的文學江湖〉，《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53 期（2013.1），頁 139-146；黃雅莉，〈穿越人性競技場的堅守——從王鼎鈞文學江湖探析作家的創作心史（上）〉，《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2 期（2012），頁 73-92；黃雅莉，〈穿越人性競技場的堅守——從王鼎鈞文學江湖探析作家的創作心史（下）〉，《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2012），頁 87-99；黃雅莉，〈戰爭視域中的困境、堅守與突破——王鼎鈞關山奪路中人性義蘊的展現和其「存史」、「詳史」的價值〉，《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3 期（2011.10），頁 169-215；余佳燕，〈論王鼎鈞回憶散文的幽默筆調〉，《高雄師大學報》第 38 期（2015.6），頁 145-159；余佳燕，〈出入於兩種怒氣之間——論王鼎鈞「怒目少年」內容義蘊〉，《輔仁國文學報》第 41 期（2015.10），頁 155-178；余佳燕，〈論王鼎鈞自傳體散文對自由之嚮往與體認〉，《東吳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7.5），頁 333-354。

⁸ 單正平，〈代序 九派文評嘗鼎鼎 一家史論試衡鈞——王鼎鈞散文比較論〉，收錄王鼎鈞，《葡萄熟了》（臺北：九歌出版社，2011），頁 13-15。黃萬華，〈文學史上的王鼎鈞〉，收錄張春榮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32：王鼎鈞》（臺南：國家文學館，2013），頁 151-162。

⁹ 王鼎鈞，〈明滅〉，《左心房漩渦》（臺北：爾雅出版社，1988），頁 7。

恐怖的折疊期。直到日後赴美定居潛心創作，回憶大半輩子遭際，如同掙扎著打開時代的枷鎖，創作出傑出的鄉愁文學代表作《左心房漩渦》。第十一屆時報文學獎決審委員評王鼎鈞散文集《左心房漩渦》說，全書以中國為主旨，描述他四十年來，離鄉漂泊，種種人生際遇的酸楚。¹⁰其實較早出版的《碎琉璃》，作者亦「以懷舊的口吻，敲時代的鐘鼓。」¹¹記敘童年至少少年時期對故鄉的記憶。而「碎琉璃，一箇生命的橫切面，百萬靈魂的取樣。」¹²作者用他個人際遇，反映出一代中國人輾轉流離的命運。

王鼎鈞的散文向來精於意象。鄭明姍稱王鼎鈞的散文：「巧用隱喻，精於意象。」¹³張春榮亦著有多篇論文，探討王鼎鈞散文的意象書寫，當中提及可由「一意多象」與「一象多意」兩個進路。¹⁴劉正忠曾以〈迷眼流金〉為例，指出文中關於桃林的描述，在作者而言，目的是要烘托出一種更廣闊的現實生命。因為這種幽黯晦澀的體驗很不好寫，只好動用隱喻式語言來加以點染。¹⁵足見王鼎鈞運用意象的精巧。本文察覺王鼎鈞的鄉愁散文，即那些回憶故土家鄉人事景物的散文，在寫作上有一

¹⁰ 〈本書獲得第十一屆時報文學獎評審會發布得獎消息〉，《左心房漩渦》，頁 233。

¹¹ 蔡文甫，〈九歌版原序〉，見王鼎鈞，《碎琉璃》（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頁 14。《碎琉璃》初於 1978 年 3 月九歌出版社出版。1982 年作者收回版權自印。2003 年 6 月改由爾雅出版社印行。

¹² 王鼎鈞，《碎琉璃》，頁 5。

¹³ 鄭明姍編選，《大學散文選》（臺北：業強出版社，1991），頁 178。

¹⁴ 所謂「一意多象」，是指同一個意念可呈現出各種各樣不同的描述譬喻。如人類的「歷史」，可以和「江河」、「小姑娘」、「鋼琴」、「雲」、「雷」、「霞」結合成一意五象，彰顯「歷史」變動不拘的性質。所謂「一象多意」，是指同一個象徵物，可以展開不同聯想。如用「箭」喻「己」、喻「路」、喻「投稿文章」。詳閱張春榮，〈王鼎鈞的意象書寫〉，頁 173-197。其餘意象相關研究尚包括：張春榮，〈王鼎鈞散文的「言外之意」〉，《國文天地》第 25 卷第 4 期（2009.9），頁 4-12；張春榮，〈王鼎鈞書寫的成就〉，《國文天地》第 26 卷第 9 期（2011.2），頁 55-61；張春榮，〈王鼎鈞書寫的魅力——趣味（上）〉，《國文天地》第 27 卷第 1 期（2011.6），頁 72-77；張春榮，〈王鼎鈞書寫的魅力——趣味（下）〉，《國文天地》第 27 卷第 2 期（2011.7），頁 56-65。

¹⁵ 劉正忠，《現代散文之旅》（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2012），頁 32。

大特徵，乃善用斷裂意象以抒發思鄉離愁之苦。關於這點，目前學界討論尚付之闕如。¹⁶有別於我們熟知的散文家寫鄉愁予人之印象，如琦君的鄉愁，是「搖花樂」和陣陣的桂花雨；¹⁷余光中的鄉愁，是細雨霏霏，如演奏打擊樂的冷雨。¹⁸無論溫馨或清冷，大抵呈現出一種用畫面情景連綴起的鄉愁；相較之下，王鼎鈞則習於用斷裂意象抒寫鄉愁。

抵臺多年的王鼎鈞，某日忽接對岸故人來信，就在這一明滅之間，切斷了的生命立時接合起來，不禁感嘆：「多麼困難啊，我仍然不能忘記我的完整。」¹⁹根據語境，此時王鼎鈞口中的完整，當指1949年渡海來臺前在中國大陸的種種經歷，包括孩提時在家鄉的童年往事、抗戰初期的遭遇、抗戰後期成為流亡學生、國共內戰時期的坎坷。王鼎鈞生命的不完整，在於時代巨輪碾壓下一次又一次身不由己的漂流與斷裂。對日抗戰迫使十四歲的他不得不輟學加入游擊隊，家鄉淪陷使得十七歲的他不得不離家成為流亡學生。抗戰結束但時局依舊紛亂，二十歲正值求知若渴的他不得不放棄升學賺錢貼補家用。國共內戰的動盪促使二十四歲的他不得不渡海來臺。抵臺後一無所有卻抓住了文學，卻又因身分敏感長年受特務監視，使得五十三歲的他一有機會不得不東渡赴美，擺脫提線木偶的人生，凡此種種皆一再打破努力建構起的安穩和完整。斷裂

¹⁶ 關於王鼎鈞鄉愁散文的研究，黃雅莉曾著眼於王鼎鈞鄉愁情結與愛國情懷的研究，認為全書的落腳點是對人類存在和命運的關懷，表現出文人知識分子博大的胸懷，遼闊的文化視野，智慧的思索觀照，真誠的人道精神和憂國憂民的良知，極大地豐富了現代散文鄉愁母題的內涵。詳閱黃雅莉，〈王鼎鈞的鄉愁情結與愛國情懷——以《左心房漩渦》為探究中心〉，《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2卷總104期，2009年第6期，頁65-81。何寄澎曾提出「漂流意識」是王鼎鈞的書寫主軸之一，自《碎琉璃》以下，包括「回憶錄四部曲」均呈現出濃厚的漂流意識。見何寄澎，〈王鼎鈞散文的書寫主軸極其意義〉，2010年5月15日明道大學「王鼎鈞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後收入《永遠的搜索：台灣散文跨世紀觀省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158。

¹⁷ 琦君，《桂花雨》（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

¹⁸ 余光中，《聽聽那冷雨》（臺北：爾雅出版社，1974）。

¹⁹ 王鼎鈞，〈明滅〉，《左心房漩渦》，頁5。

意象背後所繫的是對生命完整的渴望。渴望留在家鄉與家人同在，²⁰渴望繼續升學，²¹渴望容身處得到真正的身心自由。²²王鼎鈞運用斷裂意象，表達生命雖因政治局勢遭到切斷，卻始終無法忘懷昔日落在故鄉的記憶。縱然故人已遠，往事已散，可作者仍無法忘懷屬於個人過往生命的歷史。故本文所欲探討的是王鼎鈞鄉愁散文中斷裂的意象，其來源為何？呈顯出怎樣的意義？研究範圍主要以《碎琉璃》、《山裏山外》、《左心房漩渦》與《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等涉及鄉愁的散文為主，論述王鼎鈞鄉愁散文中的斷裂意象。

為釐清論題，本文主要使用傳記研究法。此乃由於作者寫那些帶有自傳性質的鄉愁散文，常出之以意象，尤其是本文所欲討論的斷裂意象。劉正忠也指出《碎琉璃·迷眼流金》這篇散文介於紀實與虛構之間：一方面動用了很多象徵語碼，具有寓言的性質；另一方面又召喚了具體經驗，富於自傳色彩。²³為掌握王鼎鈞散文意象創作的來源，故本文採取傳記研究法，此法「以作家為中心及『文如其人』的文學觀，強調並

²⁰ 「我想，這次大旱，一定給故鄉留下許多烙印，等著我去憑弔、撫摩。可是我不能，我在三千里外，只能捕捉一些道路傳聞。故鄉，對於我，又進入傳說的時代！」王鼎鈞在《碎琉璃·瞳孔裡的古城》，頁 34，難掩思鄉情懷。《碎琉璃·一方陽光》，頁 53，王鼎鈞的母親曾對他說過一個貓打鼾的故事，「原來安逸滿足的鼾聲裏包含著失望的蒼涼。」作者日後沿用此寓言並說當中央政府「遷台」時，那個最有權勢的人說過，我把你們帶出來，一定再把你們帶回去，可是終其一生，他沒有做到。見王鼎鈞，〈代序：名詞帶來的迷惑和清醒〉，《關山奪路》（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頁 4。王鼎鈞畢生沒有回過故里。

²¹ 王鼎鈞曾自問，我還能在這裡讀書嗎？雖然他求知若渴，十分嚮往讀大學。可是當他想到，等他讀完大學，父母可能飢寒交迫而死，弟弟妹妹可能失散淪落，那時捧著大學的文憑，自己將如何立於天地之間？於是，作者決定離開陝西，到山東周邊的地帶謀生，賺錢貼補家用，就近支持家庭。王鼎鈞，〈竹林裡的決定，離開漢陰〉，《關山奪路》，頁 15。對於好學不倦的王鼎鈞而言，失學固然是莫大的遺憾；然而，若和父母弟妹的重要性比起來卻輕如鴻毛。

²² 關於王鼎鈞對自由的想法，詳閱余佳燕，〈論王鼎鈞自傳體散文對自由的嚮往與體認〉，頁 333-354。

²³ 劉正忠，《現代散文之旅》，頁 28。

試圖建立作者生平與作品的直接關係。」²⁴傳記研究法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在於作者的情志表現，因而關注研究對象的身世及現實生活經歷。作品是被作家創作時刻的生活經驗，及其存在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等背景所包圍。傳記，不僅是個人生命存在的紀錄，亦為時代思潮的局部反映。透過王鼎鈞回憶錄一類的傳記文獻，有助於我們掌握作者鄉愁散文中斷裂意象之來源與意義。

本文以傳記研究法為主，但遇上散文沒有言明的部分，輔以「讀者反應閱讀法」。此法強調文本的意義不是作者所注入的「封閉性意義」，而是經由讀者「共襄盛舉」才得以完成意義。²⁵換言之，文本的意義不是封閉性的，而是向讀者開放，透過讀者的參與、具體化的結果，才得以完成深刻的意義。「文本本身實際上不過是給讀者的一系列『提示』，誘發他將語言作品建構成意義。」²⁶有別於傳統批評與新批評，讀者反應閱讀容許讀者在作者與文本角度之外，構想內在關聯，填補隙縫，推測參與意象的意義。「讀者反應閱讀法」有助於詮解文本意蘊，能擴大以傳記發展的單線觀點，獲致較為體系性的研究資訊。

何謂「意象」？鄭明嫻認為，意象的基礎就是心象，以各種譬喻手法，作為表現程序的一種語言圖像。²⁷意象是以作者的心象為基礎，透過文學媒介，所形成的一種形象性的藝術語言。心象即作者內在感受，通過意象用文學手法表達出來。因此，王鼎鈞解釋，「意象」應該不等於「象」，它是「意」加上「象」，意在內、象在外，意抽象、象具體，意是感受、象是表現方式。²⁸亦即作者須注入內心抽象意念至外在具體物象，才形成所謂意象。

²⁴ 周樹華，《西方傳統文學研究方法》（臺北：文建會，2010），頁24。

²⁵ 簡政珍，《讀者反應閱讀法》（臺北：文建會，2010），頁24。

²⁶ 英·泰瑞·伊果頓(Terry Eagleton)原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增訂二版，頁100。

²⁷ 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二版，頁73。

²⁸ 王鼎鈞，《文學江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9），頁98。

意象與文學的關係為何？王鼎鈞說：「狹義的文學限於用語文表達思想情感。但狹義的文學還有一更狹小的核心，那就是表達心思意念要出之以「意象」，文學作家所寫的乃是意象。認識這個核心，才真正認識文學。」²⁹換言之，「狹義的文學」是透過語言文字表現「意象」，意象是寓意於象，因象見意。³⁰文學作家必須能產生並且寫出意象。為什麼文學這麼看重意象呢？因為語文代表事物，但事物永遠在變化，語文永遠追不上；而且語文不易準確，也似乎不宜準確，作家就用它的不準確，以產生文學上的意象。³¹一篇散文要怎麼組合它的意象？王鼎鈞指出，意象會在空間內羅列和時間中湧現，此時作家便有兩種設計，一是把「同調」的意象配置在一起，使之協同一致，相得益彰，如「人面桃花相映紅」、「枯藤老樹昏鴉」；二是把效果迥異的意象配置在一起以產生對比，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³²足見王鼎鈞對於意象的瞭解與心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鄉愁散文的意象運用上別出心裁，不僅使用了上述同調或迥異的意象，還發展出斷裂的意象，亦即打碎原本完好無缺的意象，予人一股殘破、斷開、碎裂的抽象感受，本文稱之為「斷裂意象」。

在解釋何謂「斷裂意象」前，須先說明「意象切斷」以示區隔。袁慕直曾提出，王鼎鈞《左心房漩渦》裡，運用「意象切斷」的手法，使文字的密度增加，作品的創意鮮明。所謂「意象切斷」是指，作家寫作時，第一個意象引發第二個意象，第二個意象引發第三個第四個意象，相因相生，自有脈絡。「意象切斷」是在寫出第一個意象之後，緊接著寫第三個或第四個意象，把順序第二第三意象抽掉，以致因不連續而產生跳躍的節奏與驚愕的效果。³³上述袁慕直所言是指一段或一篇之中，

²⁹ 王鼎鈞，《文學種籽》（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頁50。此書原於1982年明道文藝雜誌社初版印行，後於2003年改由爾雅出版社印行。

³⁰ 王鼎鈞，《東鳴西應記》（臺北：爾雅出版社，2013），頁35。

³¹ 王鼎鈞，《文學種籽》，頁55-57。

³² 同前註，頁80-81。

³³ 作者舉例說明，例如〈我們的功課是化學〉裡，一段以舢板始，以舢板終

整體意象併觀而顯現出的效果，此與本文所謂「斷裂意象」，指的是個別獨立意象自身，所呈現的碎裂、切斷不完整感，並不相同。

三、斷裂意象之來源

對照作者生平，仔細耙梳王鼎鈞鄉愁散文中的斷裂意象，大抵歸納出底下四個來源：一是源於童年逃難記憶，二為來自戰爭流亡、被俘，三是出於日常生活事物，四為源自夢中情景。分述如下。

(一) 源於童年逃難記憶

雖然王鼎鈞在《左心房漩渦》裡，「斷裂意象」使用得最為頻繁。不過，實際上，我們若閱讀作者更早出版的散文集《碎琉璃》，便不難發現當中已出現一些「斷裂意象」的痕跡。我們先從《碎琉璃》的書名說起。

王鼎鈞在《碎琉璃》的序說：

生活，我本來以為是琉璃，其實是琉璃瓦。生活，我本來以為是琉璃瓦，其實是玻璃。生活，我本來以為是玻璃，其實是一河閃爍的波光。生活，我終於發覺它是琉璃，是碎了的琉璃。³⁴

上述寫法層層遞進，以各種意象譬喻生活究竟是什麼。作者一開始以為生活如佛教神話中，熠熠發光，永遠不會碎的琉璃。然而，成長是兒時夢幻滅的開始，隨著抗戰流亡，閱歷增加，漸次發現，原來生活不過是

的文字，可以看出王鼎鈞的經營。「舳板」和「戒酒」是什麼關係？「達摩」和「小丑」又是什麼關係？可以斷言「舳板」和「戒酒」之間、「達摩」和「小丑」之間有被切掉的意象。詳閱袁慕直，〈「左心房漩渦」讀後〉，《左心房漩渦》，頁 245-259。

³⁴ 王鼎鈞，〈當時，我是這樣想的——代序〉，《碎琉璃》，頁 7-8。全文頁 7-12。

黏土燒製後上釉的琉璃瓦，表面雖光彩奪目，亦可謂經久耐用，但非永恆不毀。之後，作者歷經國共內戰、白色恐怖諸多磨難，又察覺生活其實是易碎的玻璃；甚或只是光線照在河上折射出來的波光，那般虛幻易滅。到最後，圓融純熟的智慧使他體認到，生活確實是琉璃，只不過卻是一個美好卻已破碎的琉璃。生活如「琉璃」，美好卻易碎；生活如「流離」，總在顛沛流離。王鼎鈞以縝密思緒，鮮明意象，曲折細微地形容生活樣貌，短短幾句，便道盡生活百般滋味。段落首尾雖然同樣都是「琉璃」，但此時「琉璃」已歷經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幾番波折後，悟得人生真諦的碎裂意象。

此處重點除了「琉璃」外，還在於「碎」字。王鼎鈞在〈一方陽光〉如此描述母親的夢：

母親說，她在夢中抱著我，站在一片昏天黑地裡，不能行動，因為她的雙足埋在幾寸厚的碎琉璃碴兒裡面，無法舉步。四野空空曠曠，一望無邊都是碎琉璃，好像一個琉璃做成的世界完全毀壞了，堆在那裡，閃著燐一般的火焰。碎片最薄最鋒利的地方有一層青光，純鋼打造的刀尖才有那種鋒芒，對不設防的人，發生無情的威嚇。而母親是赤足的，幾十把琉璃刀插在腳邊。³⁵

一個身陷黑暗，雙足埋在碎琉璃碴兒裏面的母親，就在無助絕望時身邊忽然出現一小塊如陽光般明亮平坦之地，像獲得救贖，母親用盡最後力氣，將孩子輕輕放下；剎時，地面忽然傾斜，仍兀自沉睡的作者，順勢飛快滑行，瞬間消失成一個小黑點。這是一個令人心碎，雙腳斥足埋在碎琉璃碴兒的夢，預告了王鼎鈞於不久之後便不得和母親分開，與家人離散。兒時以為堅若堡壘的家，在戰火下破碎瓦解。1942年，王鼎鈞的故鄉蘭陵，已被日本人佔領成為淪陷區。於是作者在父母與師長的建議下，借探親名義沿途穿越日軍的封鎖線，赴大後方求學。

³⁵ 王鼎鈞，〈一方陽光〉，《碎琉璃》，頁56。

「碎琉璃」書名的涵義，它代表一個美麗的業已破碎了的世界。作者從那個世界脫出，失去一切，無可追尋，而今那一切成為一個文學家創作的泉源。³⁶斯言確哉，王鼎鈞的文學創作泉源，源於那美麗卻已殘破的家園，包括其鄉愁散文裡的斷裂意象，最初源於兒時童年記憶。

〈失樓臺〉中，亦可察覺到鮮明的斷裂意象：

唉啊！我看到一個永遠難忘的景象，即使我歸於土、化成灰，你們也一定可以提煉出來我有這樣一部份記憶。雲層下面已經沒有那巍峨的高樓，樓變成了院子裏的一堆碎磚，幾百隻鴿子站在磚塊堆成的小丘上咕咕地叫，看見人走近也不躲避。昨夜沒有地震，沒有風雨，但是這座高樓塌了。不！他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的蹲下來，坐在地上，半坐半臥，得到徹底的休息。它既沒有打碎屋頂上的一片瓦，也沒有弄髒院子。它祇是非常果斷而又自愛的改變自己的姿勢，不妨礙任何人。³⁷

原本象徵家族興旺的樓臺，到了王鼎鈞出生家族已趨向沒落。如同這座堡樓的建造，最初是他外祖父的祖父，為防禦竊賊盜匪親手建造，是凝聚整個家族的象徵，是外祖母畢生的回憶，是孩子們神秘又豐富的玩具箱，是鴿子們生蛋孵化的繁殖地；而今，為避免成為日軍轟炸的目標，面臨拆除的命運。拆除這座高聳的樓臺，對祖母來說，除了情感的不捨，還有工錢的考量。作者描述最終這座樓臺自己塌陷了，變成一堆碎磚，沒有傷及絲毫，自顧自地在半夜悄悄蹲下，坐臥休息。

王鼎鈞在回憶錄四部曲之一《昨天的雲》，記述抗戰時期與家人逃難至宿遷躲轟炸警報，之後返家所看到的情景：

戰後歸來，那些松柏全不見了，每一棵樹都在齊腰的高度鋸斷，剩下一根一根的木樁。……松柏不流血，你殺了它冒出來的是香氣，事隔多日，還有松香附在塵土上逐人。這種樹林叫「老林」，

³⁶ 蔡文甫，〈九歌版原序〉，見王鼎鈞，《碎琉璃》，頁13。

³⁷ 王鼎鈞，〈失樓臺〉，《碎琉璃》，頁85。

老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俗語說誰動了誰家老林的土，那表示誰對誰有不可解的怨恨。唉，唉，這些事情現在都發生了。³⁸

描寫戰後歸來，蘭陵城外參天並立，象徵祖宗餘蔭的千年松柏，全遭攔腰鋸斷，表現出家園殘破，面目全非的樣貌。此處老林遭鋸斷的「斷裂意象」，尤為鮮明。松柏不流血，不淒厲控訴，而是用它松香逐人沉默的嗅覺抗議，深化了視覺描摹難以道盡的悲傷。

(二) 來自戰爭流亡、被俘

王鼎鈞流亡期間，舉目所及，多為漫天砲火肆虐下的瘡痍，源於流亡經歷時的意象，自然亦多為炸彈、砲火下形成的斷裂意象。少年王鼎鈞說：

本來恐懼和焦慮都很模糊，模糊得不知道恐懼，現在忽然具體化了，覺得這樣活著實在沒有意思，索性變做一枚重磅炸彈，當場炸它個天昏地暗算了。³⁹

描述作者一行人，途經過河之前的一處檢查哨，面對盤查人員收賄欺壓的態度，作者無從抵抗，卻又憤怒不已，恨不得來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除砲火外，少年王鼎鈞流亡途中，也不免感慨：「無情的大山橫阻在遊子和故園之間，狼牙將一線咬斷，我們不復是牽在父母手中的風箏了。」⁴⁰用斷線風箏比喻離開父母的遊子，翻山越嶺，漸行漸遠。

王鼎鈞在李仙洲創辦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待沒多久，隨著戰線逼近，1944年，學校奉命從安徽阜陽遷至江西漢陰。作者跟不上西遷的大隊，一人獨行，途經河南唐河縣境時，動了「踩坷拉」的念頭。所謂「踩

³⁸ 王鼎鈞，〈戰爭的教訓〉，《昨天的雲》（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頁160-161。

³⁹ 王鼎鈞，〈天鵝蛋〉，《山裏山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頁35。此書最早於1984年4月由洪範書店印行；1992年5月，作者收回版權自印。2003年10月改由爾雅出版社印行。

⁴⁰ 王鼎鈞，〈山裏山外〉，《山裏山外》，頁270。

珂拉」是游擊隊的一種走路方法，遠離道路村莊，在村與村的間隙中穿過。用以防範敵人的襲擊，夜間行軍多半這樣子走。⁴¹作者說：

不料沒走多遠看見了兩具屍體。我急忙轉彎尋找大路，珂拉地裡比大路還要兇險難測。一面走路一面回想剛才所見的光景，倒不驚慌。兩顆頭顱的腦殼都裂開了，似乎是被用人用大刀亂砍而死，或是用步槍近距離射中頭骨。⁴²

「裂開的腦殼」是殺戮戰場下，難以避免的斷裂意象。其實，王鼎鈞在〈看兵〉一文中，結識敵後游擊隊員，李興，便曾向他描述日本兵行刑時，「殺人砍頭」的斷裂意象：

刀光一閃，突然不見人頭，突然兩肩中間有一個圓形的白色斷痕，突然斷痕變紅，血像泉水湧出，無頭的身體向前傾倒，掉進他自己挖好的坑裏，他的頭顱先在坑裏等他。⁴³

描述死囚被迫自掘墳墓，刀光起落間，屍首剎時分離，只見兩肩中間的斷痕，由白轉紅，先掉進坑裏的頭顱等著與無頭的身體會合。

抗戰結束，旋即而來的國共內戰，帶給王鼎鈞仍是砲火下斷垣殘壁的意象。他說：「那時我看見一片瓦礫和插在瓦礫中屍體。」⁴⁴又如此形容：

那年砲火很兇猛。那年我的世界碎成瓦礫。那年我的兩隻眼睛都因為腫脹而密封起來。我摸索腳下的坎坷。瓦片不能變成家信。瓦片不能變成車票。瓦片不能變成紗布和消炎藥膏。瓦片相互傾軋，發出骨折般的聲響，瓦片絆倒了我，爬起來，眼更腫更痛了。

45

⁴¹ 王鼎鈞，〈黃土平原上一行腳印〉，《怒目少年》（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頁219。

⁴² 同前註。

⁴³ 王鼎鈞，〈看兵〉，《碎琉璃》，頁101。

⁴⁴ 王鼎鈞，〈我們的功課是化學〉，《左心房漩渦》，頁162。

⁴⁵ 王鼎鈞，〈眼科診所和眼睛〉，《左心房漩渦》，頁85。

漫天戰火下，瓦礫、瓦片的意象極為鮮明。砲火將作者的世界碎成瓦礫，失去依傍，猶如身處遍地破碎瓦片中，瓦片毫無作用，只是發炎眼睛看不見的絆腳石，無法釋懷作者的鄉愁。

關於這段敘述，我們從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關山奪路》可得知一些來龍去脈。1949年1月天津失守，王鼎鈞成為共軍戰俘。共軍將俘虜分類之後進行編隊，編隊後必須前往指定地點受訓。作者一行人往北走時，強悍詭異的風沙撲面而來，一路上儘管竭力遮臉閉眼，但沙塵暴挾帶的塵土細沙，仍趁勢鑽進眼縫。⁴⁶作者因此染上眼疾。王鼎鈞在《關山奪路》寫道：「專家總是往壞處想，他們憂慮多少年後，東北華北一半變成沙漠。倘若真有那麼一天，後世史家會指指點點，國共兩黨興兵百萬，血流成河，爭得就是這幾粒沙。」⁴⁷進一步用「沙塵暴」此一細碎意象，諷刺國共兩黨挑起戰端，「爭得就是這幾粒沙」，造成多少無辜百姓離鄉漂泊、流離失所。

面對殘酷的命運，作家只能在散文的斷裂意象裡縫補、修復、連結主體，用抒寫展開自我心靈療癒。同樣於戰時待過俘虜營的精神官能學及精神分析學家弗蘭克（Viktor E. Frankl, 1905-1997），曾疑惑「所有生命中的痛苦，有意義嗎？如果沒有，那麼人的生命終究毫無意義。」⁴⁸因而提出「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其焦點放在「人存在的意義」以及「人對此存在意義的追尋」上。按意義治療法的基礎而言，這種追尋生命意義的企圖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動機。為此，弗蘭克提出「求意義的意志」（a will to meaning）。⁴⁹同樣歷經戰爭磨難的王鼎鈞，藉由鄉愁散文中斷裂意象的抒寫，追尋生命意義，此為意義治療法的基礎，亦為王鼎鈞鄉愁散文的抒寫動機。

⁴⁶ 王鼎鈞，〈天津中共戰俘營半月記〉，《關山奪路》（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頁354-355。

⁴⁷ 同前註，頁355-356。

⁴⁸ 弗蘭克（Viktor E. Frankl）著，趙可式、沈錦惠合譯，《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臺北：光啟文化，2012）八版，頁141。

⁴⁹ 同前註，頁121。

戰爭被俘、流亡，無論對於一個人的心靈或肉身，均為極大的磨難。今日，醫界針對戰後創傷症候群，也發展出相對應的急性與慢性各種治療方式。但作者當時的年代和處境，無法擁有這樣完善的治療，他只能透過抒寫得到救贖。王鼎鈞說：「我寫回憶錄是為了『遺忘』，好像天主教的『告解』，從壓力下得到釋放。」⁵⁰「戰爭年代的經驗太痛苦，我不願寫成控訴、吶喊、絕望、痛恨、不能發現人生的精彩。憤怒出自詩人，但是詩人未必一定要出憤怒，他要把憤怒、傷心、悔恨蒸餾了，昇華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現出來，生活原材變成文學素材。我辦不到我不寫。」⁵¹王鼎鈞用斷裂意象寫戰爭被俘、流亡的經驗，讓血淚化成杜鵑花化成明珠，讓讀者不僅止於感受文中恐懼、焦慮、悲憤等各種情緒，更將其昇華為文學藝術，使人看見作者內心焦土仍留幾點紅的殘象。

⁵⁰ 王鼎鈞編，《東鳴西應記》，頁 50。

⁵¹ 同前註，頁 93。戰亂對王鼎鈞而言，危及了哪些生命信念？王鼎鈞提到孫子兵法時說：「我念慣了「王者之師」、「仁者無敵」，對孫子的說法不能接受。後來閱歷增長，我也得承認「兵不厭詐」、「兵不厭狠」，往往是打勝仗的關鍵，我退一步想，倘若孫子兵法是「真理」，也只是戰場上的真理，不能用於做人做事。」見〈憲兵的學科訓練〉，《關山奪路》，頁 161。人在亂世之中，最要緊者莫過於保全性命，為企求達成此一目的，有時做人做事不免苟且妥協。走過重大災難者，如果依然能夠秉持仁慈愛人，釐清大是大非的原則，實在不易。即使王鼎鈞日後閱歷漸深，見識過社會上人們爾虞我詐的狡猾心裡，看待孫子兵法，依舊認為那只是戰場上的真理，不能用於做人做事。對於一個遭遇過戰亂苦難的人而言，他心中還能辨析是非紛亂的道理，守持內心信念，誠屬難能可貴。作者日後也將此念頭寫成〈兵法與人生〉，說明天下做人的道理都是教人怎樣活，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唯有戰爭相反，「有敵無我，有我無敵」。戰爭反常，也就是「非常」，孫子的主張是一種非常的主張。見〈兵法與人生〉，《葡萄熟了》，頁 130。即在戰爭的非常時期，才得以成立奉行的道理，並非永恆不移的普世價值。以上所述見余佳燕，〈《昨天的雲》裡母親的形象與意義〉，《國語日報·書和人》第 1389 期，2019/5/5。

(三) 出於日常生活事物

王鼎鈞鄉愁散文裡，有一部分斷裂意象是出於日常生活的事物。此處雖云日常，但根源乃出自作者很不尋常的經驗，那是兩岸分隔近四十年，開放通訊，在作者心頭震出的餘波，其中不少來自《左心房漩渦》。作者說：「那些切斷了的神經血管，一根一根又接通了，像大手術一樣，我受到極大的震撼。我用一本散文記錄震波，那就是《左心房漩渦》。」⁵²〈明滅〉一文中，忽接故人來信，形容那信是還魂草，自己像找到前生那塊被擦得乾乾淨淨的黑板。作者將激動不已的鄉愁，形容成各種平日生活常見的斷裂意象：

我曾經像蚌一樣被人掰開，幸而有你，替我及時藏起蚌肉裏的明珠。現在，我覺得你還珠來了，我又成為一個懷珠的蚌。

從土裏翻出兩條蚯蚓來。不，不對，是我把一條蚯蚓切成了兩半。那小小的爬蟲並不逃走，一面回過頭來看牠的另一半，一面扭身翻滾。我是無心的，我往那受傷的蚯蚓身上澆水。我是無心的，可是大錯已經鑄成了，我只能雙手捧起牠，把牠放在陰涼的地方，用潮濕的土為牠包紮。我是無心的，也許造物之於我們，切斷我們的生命，也是出於無心。⁵³

所有前塵隔海的鄉愁回憶，都因故人來信得以拾綴串連。於是，作者將自己比喻為像被掰開的蚌，日夜受盡粗厲風沙的侵襲。又藉由敘述自己翻土時的無心之失，使蚯蚓被切成兩半，以此比喻造物主對待世人的態度。

不僅〈明滅〉有上述斷裂意象，其餘篇章像是〈驚生〉、〈給我更多的人看〉，也出現一些意念上可相互呼應的斷裂意象。例如：

⁵² 王鼎鈞編，《東鳴西應記》，頁34。

⁵³ 王鼎鈞，〈明滅〉，《左心房漩渦》，頁6。

切斷了的生命不是一下子可以接合起來的，外科醫生接合一個切斷了的手指還得幾個小時的手術外加幾個月療養呢。⁵⁴

以外科醫生切斷手指的縫合手術，比喻自從得以和故人通信後的複雜心情。因為許多回憶並非三言兩語便能道盡，尤其在兩岸各自發生了那麼多事以後。雖然彼此性命猶存，但對於曾被切斷的生命來說，總是需要手術與療養時間。亂世中存活，已屬不易。然而，王鼎鈞認為不能僅僅因此說，人活著就是成就；而應當是：「人活著，並且能自由述說自己的回憶，能忠於自己的記憶，才是成就。」⁵⁵對於文學寫作者而言，能擺脫猜疑與監視，在言論自由、人身安全無虞的社會環境下，運用各種文學意象比喻自己生命的斷裂感，自由述說回憶，便是一種療癒。⁵⁶

作者回望四十年前的歲月，不禁感慨「歷史是打碎了的瓷瓶，碎片由考古家收拾。」⁵⁷若參照王鼎鈞的兩段說明寫回憶錄的動機，或可理解他如何看待過去那段被打碎的瓷瓶碎片：

其實真正的「小」人物沒有聲音，蒼生默默，余欲無言。⁵⁸

⁵⁴ 王鼎鈞，〈驚生〉，《左心房漩渦》，頁 15。

⁵⁵ 同前註，頁 18。

⁵⁶ 王鼎鈞渡海來台遭特務監視的原因可能如下：一是他曾就讀後來倒戈投靠中共的李仙洲所創辦的流亡中學，二是國共內戰時他曾遭共軍俘虜，三是王鼎鈞的弟妹均為煙臺聯中的學生，涉及可能是匪諜身分的敏感。白色恐怖時期，王鼎鈞也因 1970 年李荊蓀案遭警總約談。1978 年獲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雙語教程發展中心聘請，前往擔任中文師資。好不容易通過安全調查，爭取到放行的機會。當特務告訴王鼎鈞可以出國時，王鼎鈞還無法相信；就連上飛機的前一刻，他都認為隨時會有特務出現把他帶走。王鼎鈞憑藉中國語文長才，換取人身自由，擺脫特務監控，東渡赴美。於異鄉著手蒐集資料，撰寫回憶錄，自由創作，並且從創作中獲取精神自由。所謂創作自由，是不受任何外在在局限，忠於內心真實的境界。王鼎鈞在文學創作世界裡，對自由有著更深度的體認。他體認到真正的自由是到美國後，開始探測心中黑洞，四本回憶錄花了十七年寫成。創作自由是他的生命在世界上駐足和行走的足跡。真正的自由，不僅要擺脫國家、政府、政黨等權力主體的操縱，而且要擺脫現實生活中的思想桎梏、理論權威的絕對控制。因此，對於王鼎鈞而言，真正的自由是能透過文學書寫，自由述說，忠於記憶，探測心中黑洞。見余佳燕，〈論王鼎鈞自傳體散文對自由之嚮往與體認〉，頁 344-349。

⁵⁷ 王鼎鈞，〈給我更多的人看〉，《左心房漩渦》，頁 158。

我讀戰史、方志、名人的回憶錄，我從那些書裡沒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我說過，我關懷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貼近泥土的「黔黎」，歷史忽略了他們，不願筆生花，但願筆發光，由我照亮某種死角。⁵⁹

此處考古家意涵有兩種：一種是研究歷史的考古專家，寫大人物的回憶錄、寫大敘述的考古家；另一種則是文學家，專寫金字塔下的小人物傳記。⁶⁰後者使蒼生的聲音不致於埋沒在歷史的洪流。王鼎鈞正是這樣一名以文字記錄小人物的文學考古家，不願筆生花，但願筆發光，照亮歷史忽略的死角，收拾散落一地的碎片。

(四) 源自夢中情景

王鼎鈞鄉愁散文裡的斷裂意象，有些還源自夢中情景。作者說：

可是又常常作些奇怪的夢。有一次，夢見自己犯了死罪，在濃霧裏一腳高一腳低來到刑場，刀光一閃，劊子手把我斬成兩段，上

⁵⁸ 王鼎鈞，〈小序〉，《昨天的雲》，頁3。

⁵⁹ 王鼎鈞，〈與生命對話（代序）〉，《怒目少年》，頁5-6。

⁶⁰ 王鼎鈞寫回憶錄雖以自身際遇為主軸，然總免不了提及周遭各式各樣與自身生命交會的人，這些人多為金字塔下的小人物。如寫成立蘭陵小學的大老師荆石老師，不僅通過教學把注音符號、話劇、木刻、荷馬、安徒生、希臘神話、阿Q正傳、許地山等許多新事物、新觀念引進家鄉，還有反抗世俗的精神，不僅見之於還家不仕，拆廟興學，還有很多行誼，見《昨天的雲·荆石老師千古》，頁73-89。寫身處亂世，效古人佯狂避禍的瘋爺，見《昨天的雲·插柳學詩》，頁253-283。寫流亡學校國立二十二中學的李仙洲校長，教化學的滕清芳老師、教數學的何功惠老師，見《怒目少年·我是校長，不是總司令》，頁57-62、《怒目少年·師友，在光陰裡》，頁81-87。寫三十年代熱血青年五叔離家從軍的故事，見《怒目少年·五叔毓珍》，頁139-145。寫二十二中西遷，跟不上大隊一人獨行，遇見不同的保長，形成人性鮮明對比，見《怒目少年·世界上最長的散步》，頁207-215以及《怒目少年·黃土平原上一行腳印》，頁217-223。此外，《關山奪路》、《文學江湖》也記述不少小人物的故事。

身伏在地上，也顧不得下身怎樣了，只是忙著用手指蘸著自己的血在地上寫字。⁶¹

王鼎鈞自小歷經戰亂，前述提及他曾聽聞日本兵砍頭行刑方式，「踩坵拉」的路上，也親眼看見屍首分離的裂開腦殼；因此，作夢夢見身體遭劊子手斬成兩段，其來有自。除此之外，作者還說：

夜裏又作夢，夢見公路兩旁的尤加利樹全換了，換成穿西褲的半體，橫隔膜平坦光滑，可以當高腳凳子使用。我在這長長的儀仗隊前跑了一段路，驀地發覺我正用下半身追趕上半身。真奇怪，上半身沒有腿，居然會跑，下半身沒有嘴，居然能喊。我一路呼叫：喂，喂，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們為什麼要分開呢？喂，喂我們的血管連著血管，神經連著神經，為什麼不能合而為一呢？⁶²

同樣也是身體斷成兩截的夢，只不過前一個夢境在濃霧密佈的刑場，之後的夢中情境是公路兩旁的尤加利樹，全換成百貨公司模特兒穿西褲的半體。此時，雖然上下身分離，但下半身仍不忘追逐上半身，以血脈相連、神經相通，說明無論怎樣造化弄人，一個人終究無法忘懷其生命歷程的完整。一個人生命的完整感，始終來自人生每個歷史時期的拼接。「不同年代想念不同的地方：六十年代特別想家鄉，七十年代特別想阜陽，八十年代特別想上海瀋陽，九十年代特別想臺北。但我走的是單行道，再也沒回到這些地方。」⁶³可每一站都是不回頭的人生驛站。

值得注意的是，王鼎鈞的鄉愁散文雖充滿斷裂意象，但作者有時也以文字的蒙太奇手法，藉由意象的完整性或修補斷裂的意象，圓滿心底的遺憾。如〈紅頭繩兒〉⁶⁴作者最後藉夢境安慰自己，紅頭繩兒並沒有被扣在鐘底下。又如〈失樓台〉結尾處寫道：「以後，我沒有舅舅的消

⁶¹ 王鼎鈞，〈明滅〉，《左心房漩渦》，頁4。

⁶² 同前註，頁5。

⁶³ 王鼎鈞，〈夢中，文峰塔上的歌聲〉，《怒目少年》，頁185。

⁶⁴ 王鼎鈞，〈紅頭繩兒〉，《碎琉璃》，頁77。

息，外祖母也沒有我的消息；我們像蛋糕一樣被切開。但我們不是蛋糕，我們有意志。我們相信抗戰會勝利，就像相信太陽會從地平線升起。」⁶⁵用「蛋糕」比喻親人失散，也用無意志的「蛋糕」反喻說明，相信抗戰最終將獲得勝利，等待團圓時刻的到來。「我默祝鳳仙花開的時候，蚯蚓已經用牠再生的力量長成完整，或者造物者也在這樣期待我們。」⁶⁶蚯蚓斷裂，如作者的鄉愁散文也充滿斷裂意象，可即便如此，作者以斷裂意象抒發難以言說的傷痛，以回憶療傷止痛，重獲新生，一如蚯蚓完整重生。「蚌怎樣產生明珠，作家也怎樣產生作品。」⁶⁷蚌因砂子粗礪的侵害，一層層塗上雲母，最終成了珍珠；王鼎鈞也因生命破碎的傷痕，使其鄉愁散文出現大量斷裂意象，作者從中修補、連結、再生，用一種斷裂的回憶視角敘述，用文字修補生命的破碎，療癒情感的傷痕。傷痕，讓人的內心更堅強，開展出更強大、更美麗的新生命；一如陶器破碎了，金繕師會用金粉修復，留下修補的痕跡，修繕後的作品反而象徵脆弱、堅強和美麗。⁶⁸文字的力量正是金繕療癒的金粉，幫助作者修復自己，破碎的生命經文字沾黏後，呈現出王鼎鈞鄉愁散文的傷痕美學。

四、結語

綜合上述，本文歸結出王鼎鈞回憶故土家園的鄉愁散文，呈現不少斷裂意象，從中真切感受到一位散文大家的創作養分，源於其備受磨難的不幸遭遇。深切明白對於王鼎鈞而言，其鄉愁散文寫作絕非消遣，更非遊戲，而是以破碎經歷和無數血淚換來的明珠。析論這些斷裂意象的

⁶⁵ 王鼎鈞，〈失樓台〉，《碎琉璃》，頁 86。

⁶⁶ 王鼎鈞，〈明滅〉，《左心房漩渦》，頁 7。

⁶⁷ 王鼎鈞，〈胎生與卵生〉，《文學種籽》，頁 142-143。

⁶⁸ 「金繕」是一門古老的日本藝術，旨在用黃金來修繕破裂之物。見托馬斯·拿瓦羅 (Tomás Navarro) 著，葉淑吟譯，《金繕，做自己的人生修繕師》(臺北：漫遊者文化，2018)，頁 7。

來源，首先，源於童年逃難記憶，雖然殘破碎裂，但隱約帶著孩提天真口吻的擬人化敘述特徵，如「樓臺塌陷」，呈現體貼善解人意的特徵；老林以「松香逐人」。其次，身為一名流亡學生而後成為被俘軍人，王鼎鈞鄉愁散文裡的斷裂意象，有些炸彈、砲火下的殘破意象，及「腦殼裂開」、「屍首分離」的斷裂意象，即是來自戰爭流亡、被俘的經歷。這些意象鮮明地呈現時局動盪，戰火不息，世界與身體俱為碎片細沙包圍的強烈催毀感。

復次，「掰開的蚌」、「切半的蚯蚓」、「切斷的手指」、「瓷瓶的碎片」，作者善用這些源於平日生活中常見的意象，形容離鄉背井遭切斷音訊的痛楚，賦予這些常見意象極貼切的意義，可謂於平凡中見新意。最後，王鼎鈞透過超乎現實、不可思議的夢中情境，如「被斬成兩段的身體」、「穿西褲的半體」的斷裂意象，流露出詭譎驚心的特徵。當然，上述四大斷裂意象之來源，並非毫無交集，此處只是為了釐清作家如何取材立意做出區隔。

王鼎鈞以一系列散文，描述兩岸開放通訊探親後，這分裂、糾葛、震驚、悲欣交集的情懷，準確地捕捉大時代的集體心聲，並見證了一個荒誕的時代，有如杜甫以詩作史，擴大散文的功能。⁶⁹世事蒼涼，幸而作者得以用散文抒發生命支離破碎不完整感；復透過文學斷裂意象，釋放滿溢的鄉愁，悉心縫補、修復、連結，療癒內心傷疤。「我的心是磁石，你的心是一塊鐵。我的心是磁石，你的心是一塊很大的鐵。有一天，你的心碎了，我把你的心一小塊一小塊吸過來，再重新組好。」⁷⁰王鼎鈞人生的破碎感，不僅是個人生命經驗亦為時代縮影，象徵一代中國人因戰亂時局，不得已被迫與家人隔海分離的命運。王鼎鈞說，我是望鄉台上的鬼魂，又像毛姆，來揀前生留下的腳印。⁷¹文學表現起伏跌宕的

⁶⁹ 梅家玲、郝譽翔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現代散文讀本》（臺北：二魚文化，2002），頁37。

⁷⁰ 王鼎鈞，《靈感》（臺北：爾雅出版社，2018），頁27。1978年作者自印，1989年爾雅初版。

⁷¹ 王鼎鈞編，《東鳴西應記》，頁34。

人生，有時比歷史的記載更真實、細膩。拾起個人歷史的碎片，不僅具有完整個體生命的意義，另一方面也由於「歷史只能撮其要、記其事，所以也得仰仗文學，仰仗眾人的記憶，這是廣義的『歷史』，可以有情感，有細節，把鐵錚錚的精神交給世世代代。」⁷²是以，王鼎鈞鄉愁散文中的斷裂意象具雙重性意義，既具有個人療傷止痛的意義，個人生命史的縫補外，但卻又並非僅止於一個人的歷史，更反映了一代眾生的存在，堪稱一代中國人的眼睛，大時代的歷史見證。

⁷² 王鼎鈞，〈焦土仍留幾點紅〉，收入張作錦、王力行主編，《我們生命裡的七七：從蘆溝橋事變到中日八年抗戰》（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4），頁 87。

主要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一) 王鼎鈞著作

- 《人生觀察》。臺北：文星書店，1965；大林出版社，1970年；水牛出版社，1989。
- 《情人眼》（《情話》）。臺北：大林出版社，1970；作者自印，1990。
- 《講理》。臺北：自由青年雜誌社，1964；大地出版社 1974。
- 《文藝與傳播》。臺北：三民書局，1974；2007。
- 《開放的人生》。臺北：爾雅出版社，1975。
- 《人生試金石》。作者自印，1975；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2。
- 《我們現代人》。作者自印，1975；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3。
- 《碎琉璃》。臺北：九歌出版社，1978；作者自印，1982；爾雅出版社，2003。
- 《靈感》。作者自印，1978；臺北：爾雅出版社，1989。
- 《山裏山外》。臺北：洪範書店，1982；作者自印，1992；爾雅出版社，2003。
- 《意識流》。作者自印，1985；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
- 《左心房漩渦》。臺北：爾雅出版社，1988。
- 《昨天的雲》。作者自印，1992；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
- 《怒目少年》。作者自印，1995年；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5。
- 《隨緣破密》。臺北：爾雅出版社，1997；2008年更名《黑暗聖經》。
- 《千手捕蝶》。臺北：爾雅出版社，1999。

- 《活到老，真好》。臺北：爾雅出版社，1999。
- 《滄海幾顆珠》。臺北：爾雅出版社，2000。
- 《風雨陰晴：王鼎鈞散文精選》。臺北：爾雅出版社，2000。
- 《文學種籽》。臺中：明道文藝雜誌社，1982；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
- 《作文七巧》。作者自印，1984；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
- 《作文十九問》。作者自印，1986；臺北：爾雅出版社，2004。
- 《關山奪路》。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
- 《文學江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9。
- 《葡萄熟了》。臺北：大地出版社，2006；臺北：九歌出版社，2011。
- 《桃花流水杳然去——王鼎鈞散文別集》。臺北：爾雅出版社，2012。
- 《東鳴西應記》。臺北：爾雅出版社，2013。
- 《小而美散文》。臺北：爾雅出版社，2017。
- 王鼎鈞等合著，《我們生命裡的七七：從蘆溝橋到中日八年抗戰》。臺北：天下文化，2014。

(二) 專書及專書論文

- [英]泰瑞·伊果頓(Terry Eagleton)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3增訂二版。
- [西]托馬斯·拿瓦羅(Tomás Navarro)著，葉淑吟譯，《金縷，做自己的人生修繕師》。臺北：漫遊者文化，2018。
- [奧]弗蘭克(Viktor E. Frank)著，趙可式、沈錦惠合譯，《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臺北：光啟文化，2012八版。
- 方方，《妙手文心：王鼎鈞散文的藝術風格》。臺北：爾雅出版社，2011。
- 何寄澎，《永遠的搜索：台灣散文跨世紀觀省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 周樹華，《西方傳統文學研究方法》。臺北：文建會，2010。

- 亮軒，《風雨陰晴王鼎鈞：一位散文家的評傳》。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
- 張春榮，《文心萬彩：王鼎鈞的書寫藝術》。臺北：爾雅出版社，2011。
- 張春榮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32：王鼎鈞》。臺南：國家文學館，2013。
- 梅家玲、郝譽翔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現代散文讀本》。臺北：二魚文化，2002。
- 樓肇明，《王鼎鈞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
- 蔡倩茹，《王鼎鈞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2。
- 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二版。
- 鄭明嫻編選，《大學散文選》。臺北：業強出版社，1991。
- 隱地，《王鼎鈞書話》。臺北：爾雅出版社，2014。
- 簡政珍，《讀者反應閱讀法》。臺北：文建會，2010。

(三) 期刊論文

- 佘佳燕，〈論王鼎鈞回憶散文的幽默筆調〉，《高雄師大學報》第38期（2015.6），頁145-159。
- ，〈出入於兩種怒氣之間——論王鼎鈞「怒目少年」內容義蘊〉，《輔仁國文學報》第41期（2015.10），頁155-178。
- ，〈論王鼎鈞自傳體散文對自由之嚮往與體認〉，《東吳中文學報》第33期（2017.5），頁333-354。
- 張春榮，〈王鼎鈞的意象書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20期（2011.7），頁173-197。
- 黃雅莉，〈王鼎鈞的鄉愁情結與愛國情懷——以《左心房漩渦》為探究中心〉，《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2卷總104期（2009年第6期），頁65-81。

- ，〈在波詭雲譎的歷史中扣問人性——評王鼎鈞的文學江湖〉，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53期（2013.1），頁139-146。
- ，〈華文作家的異域書寫與身份認同——以王鼎鈞為論〉（上）
（中）（下），《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9卷總172期、173期、174
期，頁73-85、頁37-44、頁333-354。
- ，〈戰爭視域中的困境、堅守與突破——王鼎鈞關山奪路中人性
義蘊的展現和其「存史」、「詳史」的價值〉，《臺灣文學研究學
報》第13期（2011.10），頁169-215。
- 楊學民，〈王鼎鈞作品在大陸出版和研究（1982-2014）述評〉，《世界
華文文學論壇》2015年第3期，頁53-60。

（四）報章雜誌

- 佘佳燕，〈《昨天的雲》裡母親的形象與意義〉，《國語日報·書和人》
第1389期，2019/5/5。
- 張春榮，〈細緻與真實——王鼎鈞散文的描寫藝術〉，《文訊》第44期，
總號83（1992.9），頁97-99。
- ，〈王鼎鈞散文的「言外之意」〉，《國文天地》第25卷第4期
（2009.9），頁4-12。
- ，〈王鼎鈞書寫的成就〉，《國文天地》第26卷第9期（2011.2），
頁55-61。
- ，〈王鼎鈞書寫的魅力——趣味（上）（下）〉，《國文天地》
第27卷第1、2期（2011.6-7），頁72-77、頁56-65。
- 楊照，〈一則則關於傷疤與恐懼的寓言——王鼎鈞的『碎琉璃』〉，《聯
合文學》第317期（2011.3），頁102-105。

Selected Bibliography

- Wang Ding Jun, *Whirlpool of the Left Atrium*.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1988.
- Wang Ding Jun, *Broken Colored Glaze*.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2003.
- Wang Ding Jun, *In and Outside the Mountain*.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2003.
- Wang Ding Jun, *Literary Seed*.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2003.
- Wang Ding Jun, *Yesterday's Cloud*.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2005.
- Wang Ding Jun, *The Angry Youth*.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2005.
- Wang Ding Jun, *Guanshan Takes the Road*.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2005.
- Wang Ding Jun, *Literature and Rivers*.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2009.
- Viktor E. Frank,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Taipei :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2012.
- Wang Ding Jun, *Dongming West Yingji*. Taipei: Erya Publishing House, 2013.

"I Still Can Not Forget My Completeness"
—Discuss on the Broken Imagery in
Wang Ding-Jun's Nostalgia Prose

Chia-En Shoi*

Abstract

Wang Ding Jun's prose has always been good at imagery. The nostalgic prose in his writings often uses the broken imagery to express his homesickness. Behind the broken image there is a desire for completeness of life, a desire to stay with his family in his hometown, a desire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and a desire to be truly spiritually free. The author uses a broken perspective of recounting, and uses words to repair the broken life and heals the emotional scars. Scars make people's hearts stronger, thus develop a stronger and more beautiful new life. The power of words helps the author to repair himself, just after the broken life was trimmed by the words, the scar aesthetics of Wang Dingjun's nostalgic prose were presented. Therefore,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broken imagery in Wang Ding Jun's nostalgic prose, it's meaning as well the origin; and mainly focuses on essays related to the homesickness, such as "Broken Colored Glaze", "In and Outside the Mountain," "Whirlpool of the Left Atrium" and "Memoirs of Tetralogy".

Keywords: Wang Ding Jun, Completeness, Nostalgic Prose, Broken Imagery, Scar Aesthetic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ih Hsin University